**圆桌派第二季第7集 反派：怎么演坏人？**

[圆桌派 第二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3127efbfbd11250911ef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7 · 中国 · 24集全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综艺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立足“撩、聊、了、料”四大吸睛秘笈，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邀你畅游文化与跨界的奇妙之旅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梁文道、许子东、何冰**

窦文涛：何冰老师一聊戏，你瞧，瞧，就全是他一个人的了。

梁文道：就爱听他聊。

窦文涛：咱们这个欢迎。

何冰：谢谢。

窦文涛：这是咱们喜欢的鹿子霖你有没有注意，许老师小眼睛眯缝眯缝，他现在意淫鹿子霖。

梁文道：子霖达，子霖党。

窦文涛：对，他是你的小粉，你知道吗？

许子东：不是，子霖达。

窦文涛：什么是子霖达？

许子东：达是叔叔的意思，因为我这两天见他比见家人都多。

梁文道：这么严重。

许子东：对，每天两集。我是我好像觉得我就住在白鹿原上。

窦文涛：你为什么那么上瘾呢？

许子东：因为它好戏，这个不夸张的说，这个写这百年历史，这是屈指可数的好戏。

窦文涛：咱们这个何冰老师演这个鹿子霖，现在已经这个征服青少年了，就是有外号叫鹿萌萌，你别说你这刘海是有点。

梁文道：这原来看起来像是韩星式的刘海是吧？

窦文涛：这个现在就是说，我过去听这个表演，说这人演技演的好，有个词叫附体，附体式的表演。因为他演这个鹿子霖，现在出来个新词，投胎式表演。

何冰：这谁编的这是，听着很受用。

窦文涛：他在我印象里就是个戏痴，就是有点跟不上时代，但是一门心思全在这个演戏上。所以其实这一次我想请“鹿子霖”，就想问问你：怎么能把这个“坏人”给演萌了？

何冰：坏人，其实我跟你说这事特逗你知道，其实我看到那个话题的时候吧，我其实内心我都觉得挺挺悲凉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从小想当演员，我是极少数那种幸运者，就是我从小想干什么，我今天真的干了，我靠它谋生，这个我觉得是莫大的一个幸运，我小的时候我记得，就特别关心这个剧评，不懂，还没有上戏剧学院呢，那个时候80年代的时候就有这说法，就是好人坏人、好人坏蛋、好人坏蛋，好像我们的对戏剧的观赏只停留在这个阶段了，你知道吧？

好人坏蛋，我想无非是咱们客观欣赏完之后想聊他，没办法下嘴，给他插的小旗，这是好人，这是坏蛋，你知道吧？那其实这个就，我觉得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，可能你比如说让您去演戏，你要问说这是好人坏蛋，让您演好人您会了，让你演坏人你也会了，说让你演个人您不会了，他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他就是个人。

窦文涛：这个那天我还看一个文章分析谁啊，就斯皮尔伯格拍的一个电影，叫《辛德勒的名单》，这人就有意思，你看现在这个也挺有意思，有些影视作品，我们迷上的是反面人物。

就是这位作者就说了，说我就迷那个阿蒙，就那个纳粹军官，说为什么萌，你看他怎么看一个人物，他说明明是个杀人的狂魔，但是这个纳粹军官，首先是有洁癖，靴子擦得永远锃亮，头发一丝不苟，而且人也帅，眼睛里流露出某种东欧的忧郁，什么就是那种。

而且作者说你看这个军官随便拿枪杀人，杀犹太人如草芥。可是，他有一个犹太女仆，实际他喜欢上了她，你看他这个矛盾。

这犹太女仆给他干活的时候，发丝就在他身边擦，然后这个电影就表现他想吻她，但是呢，他就吻不下去，他吻不下去他下一个转折就是霹雳啪啦大耳瓜子就抽，你看就说明他心里的这个天人交战，他又是仇视犹太人，但是实际上他喜欢上这个女的了，最后他还把这个女的送上了辛德勒救的犹太人名单里的最后一个。

所以你看要是那种脸谱性的坏，那没什么吸引力，但这个坏人里边他有这一种东西挺勾人。

何冰：对，而且他这个您说那演员叫什么费因斯，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演员，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演员，然后就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我觉得是，我跟各位老师探讨就是。

窦文涛：你是老师。

何冰：我们经常会说分析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我们拿一个文字，拿一个人物来分析，大家都有理解。

但是千万不能演那个理解，就头两天我还跟一个记者，我很好的一个记者朋友聊天，他说你演得特别不好，我说我现在好话灌满了耳朵了，你给我说说怎么不好，他说鹿子霖不是这么个人哪，鹿子霖是非常阴险的一个人，狡诈，我说你指的是老这样吗，你知道吧？

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应该是这样吧，我说咱们交流，我说您觉得，你觉得生活中的哪个人每天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

梁文道：对着老婆说话也这样。

何冰：对，这是什么，其实他说的是对的，这是什么，这是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，是我们通过他一系列行为之后，我们得出结果，他内心是这么一个阴鸷的人，而我们不能演那个阴鸷，那是个答案，而我们要演的是这个算式，这个答案应该让观众判断出来。

每次我来做节目，你们这儿都今天这个丢了，明天那个丢了，后天那个丢了，第五次你们发现何冰偷东西，这个让观众得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而不能我上来贼眉鼠眼，上来就是小偷，老盯着那戳子，你知道吗，这就不对了。

窦文涛：你看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句话叫什么呢，反者道之动，他说这个我想起你的一个同学，姜文算你师哥吗？

何冰：师兄大师兄。

窦文涛：叫师兄，姜文有一次讲这个《教父》，他最爱看那个《教父》，那个马龙·白兰度那个表演，我觉得他这个分析够戏剧学院老师的程度。

他说你看大家觉得要，据说马龙·白兰度抓那个小猫，是临场抓来的，他急性抓来的弄那个小猫，然后他说一个这样威风八面的黑社会的老大，这么一个教父，他说马龙·白兰度演的是什么呢？他抱着这个猫，他一直在抱怨，就是说你没拿我当哥们儿对吧？

本来你看看，你也一次咖啡都不请我喝，你这么的就，他说你觉不觉得他演的像个唠唠叨叨的怨妇，但是唯其如此，这个相反相成，你就会觉得这种张力，我还真的特意找到这么一段，咱可以上下表演课，你看这一段。

**观看网络视频资料**

窦文涛：怎么样，何老师？

何冰：就是，你看他马兰·白兰度这么伟大的演员，你看他这个口音是意大利口音，是吧。

梁文道：意大利式的美国口音。

何冰：而且他这儿是塞了两块面包的。

窦文涛：真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是故意塞下去。

何冰：而且我看过他的自传，他那个自传说的是好像他拿这个角色的时候，白兰度一生好像起伏很大，他个性强烈，他不买账的对这个世界，然后据说是我印象当中，好像是他对那个科波拉是吧？

梁文道：对，科波拉。

何冰：他就说好吧，约了一个时间，约了一个时间说你比如说礼拜四的下午四点到他们家来，结果科波拉到时候就去了，当当当一敲门，他好里边就是这口音，你知道吗，说那意思门没关，进来吧，于是就把门一开，那个导演说我就突然知道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叫我来，他是坐在他那个厅里边，就这么一姿势这么坐着，他自己化好了妆，然后塞好了这个，你知道吗？

正好他连什么都考虑到了，说这会儿他们家那个窗户光从这儿下来，可能是说了一大堆，你知道吗？起身，好吧，里边请，然后里边请，导演说，好我们定了这事，我们聊点别的吧，这事就定了。你看他就是不用，咱们不用来谈这个事。

窦文涛：可以从这儿学学面试。

何冰：对，我把我这个。

梁文道：试镜。

何冰：我把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我放在这儿，你看我演出来就是这样，你觉得行不行，你知道吗？俩人就不谈别的了，好，咱聊点，喝喝咖啡什么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最近纽约房价又升了。

何冰：对，聊聊股票。

窦文涛：文道你说。

梁文道：不过我觉得像这种角色，就是我其实想起来历史上，所有我们觉得伟大的文学或戏剧作品里面的，所谓反派人物，有哪一个你觉得叫真反派？

何冰：对。

梁文道：就比如说简单一点，你像莎剧，像麦克白他老婆很反派吧，但你仔细研究琢磨，说你会发现，如果你每一个，因为这么讲，我不知道，就是何老师是专家，反派专家。

何冰：我哪里是专家？

梁文道：你要分析角色的时候，我们说这是个反派，你总要去找个理由说他为什么反派，他这个人是怎么变成反派。

只要你找到这个理由之后，你发现这个人就立体起来，当你找到理由你就发现，那个反派再也不是原来，你说的那么的表面化的一个反派。

何冰：麦克白斯他老婆不就是想让丈夫成功吗？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何冰：你去当王了啊。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何冰：你有当王的机智。

梁文道：是啊。

何冰：一切国王不如你。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何冰：我为什么不鼓励你当王呢？你是我的丈夫。

梁文道：不对吗？

何冰：不对吗？

梁文道：你说这不对吗？

何冰：难道不是爱吗？

梁文道：这不是鼓励老公上进吗？

何冰：对啊。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何冰：这有什么问题呢？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何冰：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反派完全是站在一个道德立场上的，公共道德违反了，你就是反派就是坏人，其实你站在个人角度讲。

许子东：从文学分类来讲，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就是说，只要戏里有明显的所谓反派，他就是一个通俗剧，就是有学生问我说，怎么来区分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，我说最简单了，你就看里面有没有坏人，有没有所谓的坏人，一有坏人了，这戏就通俗剧。

梁文道：没错。

许子东：好的文学作品，所谓严肃的你比如说《边城》、《阿Q正传》、《红楼梦》，你看这里面没坏人的，你找不到哪一个是绝对的坏人。

有两本中文书是销量最高的，一个是《红楼梦》，一个是《家》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《家》里边是，一半好人，一半坏人，觉新在中间。

《红楼梦》里每个人都是一半好一半坏，没有一个绝对的坏人。

窦文涛：但是我又觉得“好人坏人”这种二分法，在很多人的心里都有。咱就说观众的反应，我有时候会觉得，我要作为一个主持人，我比观众胃口宽，就是说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吧，但是我谁都喜欢，我也不是看热闹，当然从幸灾乐祸的角度，我谁都喜欢，

梁文道：你看热闹，这集肯定火。（笑）

窦文涛：但我确实，对，我谁都喜欢。

许子东：这个主持人心态，对社会也采取这种主持人心态。

梁文道：就是看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哈。

许子东：就是看热闹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发现甭说看戏了，就是看我们这种节目，观众一上来，他都要分好人、坏人，这让我意识到现在有些网友，他的头脑里是一个善恶之战，他的头脑里像个战场。我觉得即便是意见跟你不同的人，你也犯不着那么搓火呀，但是你看那网上的跟帖很多都是这样的……

梁文道：他要找对立面。

窦文涛：对，观众的反应是，我先说梁文道说的我同意，是我一方的，那么我对梁文道的同意，一定意味着许子东不是人。

甚至发展到这样：“你看他这个样子，上海人，戴着个眼镜，头发凌乱，一看着就像个奸臣”，他把你往戏剧化方向说，他就把你彻底的（贬损）……

许子东：你趁机把我骂一通，是吧？（笑）

梁文道：还学陕西人说话。

窦文涛：所以这个正反派的思维，它就是很多人今天在舆论场上，他也是这样。

许子东：但这是必须的，观众带着自己的价值观阅读期待去看戏，分出好人坏人这是必须的，这是正常的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他分得出来，这就是通俗剧，因为这个戏的价值观符合他的价值观，这就是通俗局的最基本的原理。

如果带着这样的爱憎进去，发现分不出好人坏人来，那这就不是通俗剧。“文道讲得虽然有道理，文涛讲得也有道理”，那就高了，这就对观众的价值观产生冲击了。

你看这个戏，《白鹿原》里边你到冲击的厉害的时候，一个黑娃要造反，白嘉轩要坚持这个国学，这个传统道德，这个鹿兆鹏是共产党，对不对？他在里边粗糙的利己主义者，没有一个没有道理，这才叫人着急，这个革命才残酷，你每个观众严肃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象，如果你活在100年前的白鹿原，你是哪一派，你做什么，每一个人都有道理，这个戏才好。

要是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是，这个兔崽子什么什么的话，那事情那就黄世仁了，白毛女了，简单了。

梁文道：其实所有好的，我完全同意，就是因为好的作品，所有的艺术作品、文学作品、戏剧、电影都一样。就我们观众一开始去看戏的时候分正反，就像刚开始何老师讲一样，那是个标签，就那是一个就等于一个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浮标。

我们是透过那个来大概掌握一下剧情，对观众来讲很必要。就小孩看戏，他第一个学懂的是问爸爸，这谁是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这是一个方便入门。但是入了之后，整个东西能不能够颠覆你，能不能让你自己开始困惑，能不能让你复杂化。

那个时候就是看得出来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，最通俗的作品，就是你一开始看，就知道这人是坏的，到了最后证明，他果然是个坏人，他比我想得还坏。

许子东：还有很多抗日神剧是观众早知道他是坏的，戏里边的人还不知道呢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许子东：这是个坏蛋，这是汉奸，那旁边说我相信你。

何冰：我一坐在这我开始贼眉鼠眼，观众说你是来偷东西的，结果这三位都没发现。

许子东：有很多抗日神剧就是，这个有一个美国学者讲过一句话，叫区分什么叫通俗，什么叫严肃，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，他说我们人小的时候就喜欢睡觉前听讲故事。

故事有两种，一种他已经听过了，甚至听过N多次了，可他还喜欢听，而且你这个爷爷奶奶，要是中间讲错了，比方说进来三个狼，他马上纠正你，不对，你上次说的四个狼，对不对？他纠正你，但是他还喜欢听。这种就像我们看连续剧，就像我们一般的连续剧一样，通俗剧一样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巩固你的价值观。

人就这么奇怪，你看《007》 、看武打片，你明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东西，詹姆斯·邦德后来会怎么样，你全知道。可是我们新出来，我们还去看，这就是人类有个天性听不厌的要重复。

但是有时候小孩又喜欢听一些不同的故事，这个不同的故事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他会乱，他会哭，他会搞不清楚，这个时候狼怎么不咬人了，这个就是纯文学的，《白鹿原》是后一种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要求不能太高，就是说我现在觉得你看到一个现在有个词叫良心制作。基本上人家桌子是真的桌子，演员是真的下功夫表演，是吧。看上去这个大幕一拉开，你就知道他们没偷钱，对吧，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挺有艺德的了。

就是现在你看到这样一部电视剧，所以我就挺，你像咱们刚才讲这种演技的这种打磨。像你刚才讲这个马龙·白兰度，你觉得在今天这个快餐电视剧的这个情况下，你觉得这一套还好使吗？或者说你必将失落。

何冰：这一套我觉得早晚会回来吧，现在肯定不好使。因为为什么？其实这个事就是这么演，你看白兰度演戏，你知道吗？

这么大的演员，他也是抓了很多把手的，你比如说口音，你比如说外形塑造，这都是演员建立自信的一个，我们抓把手，你抓住心里就安全了嘛，你就敢坐在这儿演了，你得有些凭据，你知道吧？其实演员你看，就是这套东西。

梁文道：就是这套。

何冰：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还信不信这套把手。

许子东：一定要信。

何冰：对啊，当然应该信，你知道吧，但是现在其实，就是你看这个戏，你比如说我们演《白鹿原》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我们想的是不用这种陕普演的，我们就是想用普通话，因为导演说的好，刘进导演说这我是要拍给全球华人看的，你知道吗？

光用陕西话，那我直接用陕西话不就完了吗，我找纯陕西籍演员那更地道，对不对，为什么呢，就你知道一开始用普通话，不行，拍了两天，马上大家自觉地把这嘴就都改回来了，就奔上了一个陕西话跟普通话交界的这么一个地方。

许子东：就那个气氛需要一点语言。

何冰：不行，要不你说不出来那词，你说不出来，就我们难以想象，用上海话怎么演《茶馆》，你知道吗？难以想象用粤语怎么演《茶馆》。

窦文涛：刚才我们已经试过了。

何冰：就可能那味道就不对，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我觉得，它规着你就往那儿走，大家不自觉都奔那去。

许子东：还有两点，就知道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蹲，以前不是争论吗，看那个戏就知道了，他有凳子也不坐，他也蹲在那里，这真是这样。

梁文道：真是这样的名族。

何冰：真是这样的，而且那筷子是这样的， 他是蹲在这儿，不是腿是这样的吗，那筷子吃饭之前，一人端一大碗，拿一大碗都是一碗面条，这筷子在这儿，啪，这就算是擦过了。

窦文涛：这膝盖窝里油水足。

许子东：一个是蹲，第二个就是吃的那个东西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是不是，每一家的都吃一样的东西，他这个戏还有个魅力，除了这个白嘉轩跟他老婆，这两个是熟面孔，何冰当然也是著名演员，但是我相对不太熟。其他的演员我都没见过，所以我全相信这些就是人，这些就是剧的人。

窦文涛：（还有电视剧的演员）不是人吗？

许子东：就是说他不是演员。

梁文道：这就是良心制作，用的演员都是活的。

窦文涛：都是人，是吧放心，都用了人了。（笑）

许子东：真的。不容易啊，你知道吧。

窦文涛：不是畜生，都是人。

何冰：我们演员都是人。

许子东：你们这种真是，你们就没好好看，演他达的那个演员。

何冰：戈治均先生。

许子东：真是绝了，真是演得好，几个配角都好。

窦文涛：你还别说，这个是不是人很重要，就是说。

梁文道：戏剧第一要素，演员必须是人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许子东：必须要演人，就我刚才讲了吗，文学是人学，是首先不能要当成符号。

窦文涛：他是真正的人，对不对，你要照我看，有些电视剧里的，那就不一定是人。

如果荧幕上只剩下脸，长得非常帅，长得非常嫩，面无表情。人家就说是“面瘫式”的表演，这个我没说错吧，有没有这种现象？不是说全都是这样，但是有没有这种现象？那这种面瘫式的脸，他是人吗？

但是我这个问题再问深一步：那你要说观众爱看的是人学，爱看的是真人。这事实表明相当一部分观众，爱看这个面瘫式的人呢，那你又怎么说呢？

许子东：这市场需求是各种各样的。

何冰：这不一样，我觉着每个人在戏上，我觉得我个人认为，就是观众看戏都是主观的，包括我们刚才谈的这个分好人坏蛋，你说他这个看法太简单，这角度太幼稚，可是他有好处，为什么呢？他分出了好坏之后，他一定是把自己往善的那堆里搁，他不想把自己往恶的那堆，他终于找到对立面了，他知道自己干什么了，你知道吧。

还有一个我觉得看戏，好多人就是，这个说起来是一个挺悲哀的事情，就是还不知道看戏的目的是什么，我觉得看戏的目的是一个模拟，是做个游戏。我们生活中太残酷了，太不好面对这事情了，我们假装吧，子东老师我们假装来吧，我演一个淘气学生，我来打先生，让观众让他们看完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

你是举这么个例子，这仅仅是一个例子，你知道吗？好让你得到这个营养。其实这个观众看戏的目的，精神的、内心的一个娱乐，我觉得是这么一个东西。但是您说那个确实是，它确实也有很多其他附载东西，你比如说穿什么、用什么、吃什么，生活方式，可能你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奇怪的是，现在拍这些大型的魔幻的会飞的玄幻的这个。

其实你仔细发现，它符合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规律，为什么？首先你看所有的这些帅小伙子，漂亮姑娘武功高强，能飞檐走壁，好，我们克服了人基本的障碍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非人了，达到了非人的水平。

何冰：然后但是他想讲一个什么故事呢，其实他想讲的都是爱情故事最后，都是男女主演如何到不了一起。

原来我们人类哪怕是能飞，你也过不了这一关，就是你的爱你是过不去的，你是痛苦的看着镜头那儿流眼泪，就是只是可能表现手段上还不够成熟，但你看那意思都是这么个意思，这就是我觉得他看到的那个样子了。

窦文涛：而且这个看戏，是有这个群众基础的。你比如说咱们京剧或者传统戏剧，都是画脸谱辨忠奸，很基本的就是辨忠奸。这是不是一个，我倒觉得这个辨别忠奸或者正派反派分明，反倒是更有广泛群众基础的。

何冰：一定是。但是我觉得它是什么呢，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这个行业的生存。

窦文涛：为了行业的生存。

何冰：我猜，我跟你分出来了吧，而且我觉得京剧，我是非常崇尚京剧的， 我个人的粗浅的理解，这可能完全是胡说，为什么要分这么清楚，为什么曹操上来大白脸，关公上来大红脸，这是让你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你不用再去动脑子了。

我觉得这是为了吃饭，他对观众并不信任，我不希望你去理解。为什么呢？他觉得观众不会为我这事动脑子。甚至于他把演员都管死，身上勒上，头扎上，鬓打上。

你看他的审美其实跟现在没有任何区别，现在是整容直接拿斧子削，过去拿鬓一贴，什么脸都是小脸。

窦文涛：就是古代整容啊。

何冰：对，你看梅兰芳先生晚年的时候，不是都已经挺胖的吗，啪一贴还是给你看这一点，你知道吧？它审美其实是没有变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它这个东西，我就发现这个表演分不同体系，要不说，他说梅先生这个，他又出来了另一种审美，就是说一般来说，老百姓看这个都挺爱看，对吧？

忠奸分明，但是呢，懂行的人他看的是那种程式化的表演，你比如说我有一次我看这个有个导演叫费穆，他当年拍过梅先生的一个戏，就是拍成电影的。你知道因为那个影片质量就现在保存的太差了，我看得那个哗哗跟下雨，而且老停，那个碟老定格，倒给我看出了一个意外的发现，就是说他每一个瞬间就梅先生演这动作，啪，你停，都是一个最美的姿势。就是他整个这个动作的运行过程，你在任何一点上定格，都是到了身体最美的一个姿态。

许子东：你的手也不错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许子东：文涛还有转行的可能。

窦文涛：我这是丽春院的，行吗。

何冰：分外妖娆，而且您看吧，其实我因为我爱京剧，我看到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，其实他们在做的一个工作都是越到大成的时候，越是在这个脸谱，他脸谱他要遵守这个规矩，他在逃离这个脸谱。

你比如说举个例子，袁世海先生在这个《龙凤呈祥》最后有一折叫芦花荡，他演张飞，你想我们的张飞什么概念，豹头环眼、丈八蛇矛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吧，你看看人家袁世海先生演的张飞，我跟你说就是一大头娃娃，这个可爱，那真是圆萌萌，我给你说那才真可爱之极。

这个漂亮，傻大憨粗的一个大胖小，他的种子是这个，你知道吧？基本基调是这个，但是一拿起枪来一打起来，喝断当阳桥，就谁也别说了，这就厉害了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他在逃离这个。

尚长荣先生现在身体很好，你看他演的曹操，曹操不应该一直在白脸奸臣吗？

不一直应该是这样吗，你看看人家，《曹操与杨修》你看人演的，心里那个变化，一直在逃离这个东西，就千万别被这个脸谱箍住了。

窦文涛：他在逃离这个程式。

何冰：他在逃离，他不按照这个走，他在演他的那个人性，甚至有时候曹操还很可爱，那小心眼都让你看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，很爱才，特别可惜这个杨修你知道吗，没我妙笔写春秋，你知道吗，就特别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这个说得太对了，太有道理了。因为其实很多，我们亚洲的传统的戏剧，其实以前希腊也是，那种脸谱是直接戴面具，那个东西最表层的讲法，就是让观众一眼就看到，这是谁，这是什么角色，这怎么样。

但还有一层，有时候他是故意对演员加上一个限制，绑着你的手脚，你来演，看你演成怎么样，那时候就是看一个，真的是，我觉得传统的戏曲里面，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，京剧，昆剧，到日本的歌舞伎能剧，都有这个效果。

他给你一个束缚，束缚住演员的手脚之后，观众看的就是你表演的功夫了。

我觉得反而看传统戏曲的内行观众真懂行，他是看你手脚、声带、身段，看你走动。看这些东西，看你怎么去把这个硬的东西演活了。

何冰：破掉它，而且奇怪的是，越是束缚越有自由，没有束缚没有自由。

比如说让你演窦文涛，没法演。这备不住给您化化妆，让您演郁达夫，你可能能对付。你真有可能给对付下来了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？

何冰：真的是，您知道吧，你说让你演窦文涛，您倒糊涂了，这是怎么演？没束缚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是越有束缚越有自由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你说出来我20年前演戏失败的原因了，他们就是要拍个肥皂剧，让我演什么《老窦酒吧》，就演窦文涛，我说我什么德行，没法儿弄。

梁文道：你得看回自己的录像，研究窦文涛是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找不着边，所以他说的这个跳、这个脱开。

何冰：你看马龙·白兰地不也是吗，意大利口音，他难道不会说英文呢，他为什么要找意大利口音呢， 他为什么塞俩棉花呢，对不对，他实际上在禁锢自己，你老得照顾这个语言，相反越有这个他越自由。

许子东：艺术家讲的平衡木上面表演，就是说你的天地越小，那过去就是靠道具，还有靠观众对这个角色的固有的理解，你曹操什么样。

现代戏呢像曹禺这样的，就加很多人物说明，他的剧本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人物一上场，一短篇小说，陈白露怎么样，过去怎么样。

何冰：对演员很不信任。

许子东：对，你演员都得这样学。

何冰：就恰恰是要找到这个这根绳索，你倒自由。

窦文涛：他这个让我想起，它这个绳索或者这个束缚，就是你看中国这个书法里边，过去讲书法要熟后生，画要熟外熟，熟后生就是什么，你的字不能写得就是漂亮，你先熟了，但是呢你还得显着像第一次写字一样，写成那个生劲，其实就是先掌握了这个程式，但是你又跳出这个束缚。

甚至你看我联想更多，你比如说我那天，跟一帮女孩子我就说，我有个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，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穿紧身的衣服，就是因为尤其是夏天，我老替她们热，我就得宽松点，你知道吗，我说为什么这个女的，老师穿那个牛仔裤，穿什么就，你们老穿，而且甚至是日常生活中，你也那么穿，它那么紧，我说你们不觉得这个不舒服吗？

她就会觉得，她就跟我说，她说当我这个被束缚，就是被这个裹紧了之后。

何冰：被绑严实了之后。

梁文道：被束缚我就自由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她说被束缚的时候。

何冰：她自信了。

窦文涛：她觉得被束缚，她觉得我觉得我抬起来了，她有那么一种感觉，升华了，这个状态她向上了，其实我想是不是全身也是全身的，挤着全身的肉。

何冰：您看戏曲舞台上演员勒的跟粽子一样。

窦文涛：就是这样。

何冰：根本一个手都伸不进去，那当然是了，你看看是不是高跟鞋，所有的男的都一样，厚底，有穿厚底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好看，人就是勒上之后，他一垫高了，人就挺拔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你像我们那个女主持在后台，那都是一直走路，都是俩助理扶着，跟那个慈禧太后似的，就连上场那一下俩助理一撒手，你看她本来在后台她根本走不动，一出来那个轻盈。

所以一说这个何老师，我发现他这个地方有，他有道行，我还想起他其实是舞台表演出身，话剧出身。我觉得我看过一种对观众心情的感触，我觉得那种描述，你能不能听得明白，他说话剧演员在舞台上，你以为他只是陶醉于自己演戏吗？

不是，他说观众的每一次笑声，每一次掌声，甚至观众心里一凉他都能感觉到。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感觉呢？

何冰：我跟您说就好有一比吧，您现在做节目主持您还紧张吗？您肯定不紧张了，您就知道了，哪话头稍一落，其实我刚才已经无数个瞬间感受到这有点（落了），啪，你就都能知道。

窦文涛：知音！

何冰：都能知道，这就是手艺都在这儿呢，但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做不到，这需要什么，这需要一个在舞台上待的时间。

还有就是要有一个认知，就是说我个人， 这个真是有点好像说理论似的，不敢瞎说了，反正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，电影、电视是什么呢，请你来看我的梦对吧；话剧不是，话剧是我们一起来做梦。

是今天一敲响钟，我们一块开始，话剧演员有点像牧师，更像布道者，是我先干点什么，哪怕我强行拉动我的热情，之后把观众代入之后，好，我们共赴一个地方。

那个地方在哪儿？在我们心里。你坐在一个黑屋子里边，其实你旁边都有人，但如果是一个好戏的话，你那会儿已经回到自己内心了，这块你不经常去实际上。由于外界有一个刺激，于是你回到自己内心了，这就是共同感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艺术起源于巫，超度了。

许子东：但是如果每天重复的话，会不会疲劳呢？

何冰：这个问题您说得太对了，如果在舞台上背词天天去背的话，他就一定会疲劳，怎么才能不疲劳呢？唯有一个方法我觉着就是今天是活的。你要感觉到他那个气息。

许子东：我可以理解这个活的， 因为其实就跟我们上课一样，对不对，你学生坐的多，他们有现场的反应，你讲的内容就是不一样，我一个类比了，但是问题是，有时候你看一个演员，我听那个席琳·迪翁的演唱会，在拉斯维加斯，讲得非常生动，非常有趣，但是我突然一想到，她天天晚上在讲这个笑话，天天晚上在这里讲，这怎么到心里这个地方呢，她会不会到后来就变成一个。

窦文涛：我这个理解不一定对，但我也有这种感触。他刚才讲话剧演员是布道者，我就老觉得人心有些神秘的东西。你比如说按照这个佛教的说法，好像有一个佛心就是众生心。

有一种说法，我们的心是相通的，甚至说是所有的众生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心。有的时候在舞台上的人能感觉到这个，他说这个我为什么有感触。

你比如说咱隔着这么远，你们是几千人的观众，比如说我开个玩笑，我这个玩笑开得不成功。你以为我不知道那个尴尬吗？每一个人的尴尬，我好像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知道现在全场的，那种尴尬全在我心里。

何冰：您这描述特别准确。

窦文涛： 心灵的那种感应，所以我理解就是演出如果有一个什么缺口，观众心里一凉。演员敏感得如电闪一般。

何冰：而且有一个幸福的时刻，是只有好的戏跟那个合把的演员在一起，能体会到的，就比如说我们演《喜剧的忧伤》最后，那是大喜剧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有过这种美妙的体会，就是我跟道明老师站台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这种体会，就是你感觉整个观众这个场，就像是一团，就是一团叫什么雾或者是无形的一个东西，就你可以无限的去享受这个时间，但是你只要轻轻一碰，啪，它就爆了，就爆了，就奔到那儿去了，再啪，一拎就起来，但是很少碰见，确实是不容易。

许子东：那相比之下是不是电影就更难了，在我想象，电影这个情绪是中断的。

何冰：我跟您说实话，许老师，这个问题还真是这么着，就坊间老说这个话剧演员比这个电视演员难，好像对技巧要求高，真不一定，您说的特别对，电影更难，上来第七场第八个镜头。

许子东：那一团雾不见了，好不容易聚起来的那团雾没了。

何冰：但是好在是什么呢，电影这东西它是个导演的艺术，您知道吗？

许子东：他可以把你拼起来。

何冰：没错，它是做出来。

窦文涛：只要导演是人就行了，他们都是可以肢解的，对吗？我就是说他有一次说达到一个什么境界，所以有的时候人哪，有的时候比如说，人生当中感觉到有些巅峰体验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

他说你有一次在舞台上达到的那种境界，是因为一大玻璃碴子，袖口全是血，但是这个戏已经到了最后五分钟了，当时是对手那个演员就想停了吧。

何冰：丹丹，就是宋丹丹、丹丹姐，还有一个金浩。

窦文涛：当时什么个状况？

何冰：是这么一个情况，这个我给你铺垫一下怎么回事，就是说我们剧院不是有个伟大的表演艺术家，叫于是之吗，我们都非常非常崇拜他。

许子东：《茶馆》。

何冰：对，《茶馆》，老王利发，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那会儿封箱大概是1989年还是1990年，最后七场戏，说心里话，那会儿作为一个本科学生，是看不出他演的哪好，只是不敢说他不好，为什么呢，你看不懂，他怎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

观众也没有笑声，对不对？掌声都是给你的名誉的，而且甚至于那会儿先生身体已经不好了，还经常演错，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实践之后，就突然发现我们原来发现，于是之真正伟大在台上，怎么说叫，今天发现叫从不跪舔观众，从不迎合讨好。

你知道吗？他的自信已经达到了那么一个巅峰状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服的不行，那坦率地说我现在为止，我还是在台上去讨好观众的，非常渴望听到观众的喝彩，就没有这个掌声跟笑声吧，我内心是虚的，就没有现实的这种反馈回来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内心就好像。

许子东：那是鹿子霖，不是何冰。

何冰：真的是我，真的是，许老师。就内心特想摆脱这状态，我如何能变得更坚强，我如何才能真的宠辱不惊。不行，做不到，好，我给你铺垫完了，我跟你讲今天发生的事情，它那个叫《窝头会馆》那个戏，11月份要演，如果各位在北京，我请大家去看。

他最后扔一个酒瓶子，每回我都扔的挺远的，因为它得碎，大概五场碎一回，这有数，演多了就，结果那天也不知怎么就晃个范儿，这酒瓶子一撒手我得随即摔倒，酒瓶子就碎在我手下了，啪就摁上去了，这一摁上出去，它马上动作就出来，这一起来我再一攥，好家伙，这血都出来了。

我就大概检查了一下，在这个手指头上这样镶了一个，还好是面积不大，我还拿手扒拉了一下，在这儿第一个因为它的大棉袄，这有个袖子，我这一扒拉，一转身，啪，泼在台上半瓢。就这儿我一看，丹丹姐、还有演我儿子那个金浩完全出戏，就行不行，就那个血流量可能吓着他们了。

就是那会儿，就是说人这会儿，我内心是就无限感动的，就是说你要真是我哪怕一摘歪，丹丹姐肯定站起来，关幕，肯定，我就相信她能做得出来。要先救人吧，这是我觉得百分之百，因为她眼睛已经完全就准备动身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那就有危险了。

何冰：然后我就眼睛，我就告诉她没事，没事，还有五分钟，就我一个人的词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就稳稳的坐下去就开始演，那五分钟我特别美好，为什么呢？我再没有机会去讨好观众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跟观众表现我演的有多好了，演员在台上是知道的，他是随时在干这件事情的，你知道他，你别以为他没有理性，所以百分百投入是不存在的。

窦文涛：能顺到完就不错了。

何冰：对。

窦文涛：顾不上讨好。

何冰：就啪啪啪，静静地把它演完之后，谢幕、缝针、回家，坐在桌上这会儿，这口气喘过来了。我说刚才那三分钟怎么那么美妙，清凉之极，内心里特别清凉，没有任何负担，你知道吗，我明天一定要这么干，这是那个状态。

窦文涛：明天再拿一玻璃扎一把。

何冰：没敢弄。

梁文道：明天换个手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哈哈。

何冰：对，我没试过。

许子东：这帮人。

何冰：第二天一上台，该怎么着怎么着，该抖机灵抖机灵，该讨好讨好，就会杂念一堆。

窦文涛：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意外的达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。

何冰：但它是依靠于外力，就那会儿就完了就成，其实内心就一个祈祷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窥到了。

许子东：无欲则刚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窥到了那个天地，这也说明，文道，表演一样能入道，是不是？

梁文道：当然，当然。

窦文涛：咱祝贺，祝贺玻璃瓶子悟道了。

梁文道：多来点。

何冰：以后别在扎着我。

窦文涛：谢谢，谢谢。

END